

党的光辉暖人心 “唐镇杯” 散文征文作品选登

住房的变迁

□王福友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在家中的稻草屋里呱呱坠地。3间稻草屋,上无片瓦,下无一砖。空空的四壁全是黏土垒成的。爷爷、奶奶睡的床是黏土垒的,大灶是黏土垒的,盛五谷杂粮的囤子也是黏土垒的。

爷爷、奶奶在这屋里生活了多少年,我没有去考证,但父母在这里生活也有30年左右了。独扇的木板门,木栅小窗,又矮又窄,因而屋子显得格外低矮、阴暗。尤其是下雨天,屋外天下,屋内小下。雨水滴落在大盆小桶里的响声不绝于耳。睡梦中的我们,时常被突然而至的雨水惊醒,难以入睡,记忆里只剩一片冰凉。

我10岁那年,父母请村人、亲戚帮忙,在村东头的稻场上脱下几千块土坯,在村南盖起了5间土坯瓦房。说是土坯墙,其实下面约两米高还是黏土垒

的。值得骄傲的是,房子上的桁条全是上好的木头。这是父亲从远在江西万年县的大伯那里运回的,整整一卡车。

1992年,父母花了四五千元,在原来的宅基地上翻盖了3间砖混结构的平房和两间砖木结构的瓦房。不但花光所有积蓄,还欠下一屁股外债。平房刚建好头几年,可说是风雨无虞。可这种平房的楼板缝最容易开裂,几年一过,碰上大雨天,雨下得急,雨水来不及流走,便顺着裂缝往下渗,又是滴沥不尽的。

在这栋房子里,我娶妻生子,家中添丁增口,日子清贫,却也温馨。只是岳母在世时,来我家一趟,总要念叨一回。辛辛苦苦养育了二十多年的闺女,给了我这个没有什么能耐的人。看着我家那因雨水潮湿而长出青苔的墙,岳母的叹息比那青苔还要幽深。

为房子发愁了许多年。时光飞逝,17年的光阴转眼即逝。2009年,一夜春风光顾了我们那个荒凉的小村,新农村建设一时成为热门话题。住房向集镇集中,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,让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,活生生地发生在了自己身上。政府不但在公路沿线为我们免费分配了盖房的宅基地,还按房屋的新旧程度、面积大小给各家各户发放了数目不等的动迁费。拿到动迁费,我的眼睛湿润了,心里也瞬间轻松了。虽然这不是个大数目,但也足以抵得上我在外地打工好几年才能积攒下的。

加上自己和妻子那几年在外打工所得,一幢两间三层的洋房在公路沿拔地而起。每4家连在一起,同样的设计风格,同样的格式布局,同样的门面装潢,这乡下难得一见的连体别墅,自然

成了我们当地的样板房,也成为村中一道醒目的风景。

房子的主体加上简单的装修,一共花了20万元左右,有200多平方米的空间,一家三口住绰绰有余。乔迁新居后,我心里百感交集,如果不是党的惠民政策好,如果不是国家对民生的关注,想要拥有这套住房,不知要熬到猴年马月呢。

一晃10多年过去了,前年8月,我们花了150多万元,又在打工的城市买了房。原以为这辈子决不会在城里买房的我们,终于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的新家。

从乡下的泥土房到砖瓦房、小洋房,再到在城里买房,住房条件的不断改善,是一个家庭从贫弱走向富裕的变迁,也是一个国家脱贫攻坚向小康迈进的见证。

是党成就了
我的梦想

□侯宝良

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如今的经济师,从喜欢写稿,到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。是党,成就了我的梦想。

我家祖上都是穷苦人,终年食不果腹哪有舞文弄墨的奢望,净是睁眼瞎。父母还是在解放后扫盲时才认了几个大字。由此,父亲特别敬重文化人,他期望我能成为家中有出息、有知识的人才。

我想,要不是共产党带领我们建立了新中国,我只能像父辈一样睁眼瞎;要不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,以及尊重人才的社会背景,我也不会有自由撰稿、出书、获奖的可喜变化。我就像众多受祖国庇护的宠儿,拥有了从纺纱到空嫂、泥瓦匠到艺术家的幸运,也见证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变革。

我是一名普通工人,但喜爱文学的我,在退休前就乐此不疲地为各地媒体撰稿,更乐意参加各类征文比赛。无论是否刊稿和获奖,我都看作是一种人生的经历和尝试,享受期待的愉悦。退休后,时间更充裕了,我萌发了当作家的梦想。友人不断激励我:“只要有坚定不移的理想,总有成功的一天。”

前几年,我参加网上首届“草根杯全国散文大赛”,写了《奋蹄追梦》。文章叙述了自己退休后在文学田园里的辛勤耕耘,经过不懈努力,获得了不少成绩。征文虽只获得了“优秀奖”,但从此提升了我的信心。

我积极参加全国各地的征文比赛,连续获得各类奖项。除了征文,我还迎难而上,给《新民晚报》投稿,多年不断的挫折练就了我的韧劲,终于从读者熬到了作者,并于2019年汇集110篇刊文出版了《我和飞燕有个约》。去年,我还被该报聘为“特约作者”。2016年末,我又参加了上海电视大赛活动,在银屏上过了把瘾,没想到还荣获了奖,金话筒奖得主、著名主持人叶惠贤亲自给我颁奖呢。

我把喜讯告诉亲朋好友,让大家共同分享快乐。如今,我趁兴把这些年的文章编撰了五本文集发表到华语文学网,散文集《弹街路》被网站举荐为“最有潜力的新书”,颇受网友点赞,获得不少点击量。近年,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其中的散文集《弹街路》《我和飞燕有个约》《弹街路第三卷》三本纸质书,八十万字足以见证我漫漫的写作历程,我倍感党的恩情。

这些年来,我不忘初心,笔耕文田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2016年上海市作家协会批准了我的入会申请,2018年我又获准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我的作家梦终于实现了,我由衷地告诉周围的老年朋友们:“夕阳无限好,晚霞更艳丽,成功永远青睐奋斗者。”

获奖启事

由《浦东时报》和唐镇人民政府主办、浦东新区作家协会和唐镇文化服务中心承办的“党的光辉暖人心——‘唐镇杯’散文征文”于10月底结束,共评出“优秀作品奖”10篇,现公布如下(排名不分先后):

《党的光辉暖人心》(彭磊)、《浦江轮渡》(陈佳欣)、《风扇吱吱啾啾冰》(任斌越)、《跟着时光,追着幸福》(龚勤)、《共克时艰爱意浓》(景唐文)、《大白兔奶糖的前世今生》(祝青)、《暖暖的剪影》(梅森)、《自行车上的童年时光》(沈继业)、《墙上的字》(许博诚)、《住房的变迁》(王福友)。

获奖证书和奖金将于近期寄出。

《浦东时报》编辑部

墙上的字

□许博诚

对发妻、对爱情的态度和对财富的处理原则,也是他对一生勤劳工作的体悟。

我记得在灶间墙壁上,还有一句话:岂知今日结局满,唯一党的政策好。

他是一个固执的老人,他坚信这些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,也散发着最纯粹的党性。当时,他看我用相机拍这些字,显得有些兴奋。或许,他写下来不只是想表达自己的观念,也是想教育子孙养成正确的三观。

受他的影响,我的爷爷曾经是一个乡里人津津乐道的村支书,我的父亲勤勤恳恳本本分分做个手艺人,我大学毕业后做过语文教师,后来考了公务员,成了警察。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,读懂了很多,学到了很多。

我始终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,像是一种品质,又是一种信念,融为一种家风美德。那是老一辈党员

在国家起步建设中历经种种困难艰辛而铸成的对社会主义的信任,对党的信仰,对生活的认真以及面对困难时保持坚强的秉性。

很遗憾,他在我考上大学的那年夏天离开了我们。幸运的是,我的名字是他起的,他曾得意洋洋地和我讲:“‘博’是希望你多读书,多学知识;‘诚’是希望你为人诚实,待人诚恳。你的三个字都是左右结构,称稳定,希望你以后也能踏实稳定。”

后来,老房子拆了翻建,那些字在物理形式上消失了。婚后某天,妻子问起我名字的由来,我一边讲着,一边打开电脑重新找出高中时拍下的那些照片,那些字又回来了。其实,那些字永远不会消失。

我想,以后有了孩子,有个故事必须和他讲讲。故事的名字就叫《墙上的字》。

垃圾不落地

浦东更美丽

